

JANE AUSTEN

简·奥斯丁全集

爱玛

Emma



南海出版公司

世界古典文学名著 简·奥斯丁全集

爱 玛

EMMA

(英)简·奥斯丁 著

孙 易 / 译



152
.15

南海出版公司

爱 玛

——简·奥斯丁全集

-
- 作 者 [英]简·奥斯丁
译 者 孙 易
责任编辑 杨雯 孙吉和
封面设计 康笑宇平面工作室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 (0898)5350227 5352906
公司地址 海口市机场路友利园大厦 B 座 3 楼 邮编 570203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北京市京鲁排印部 (63044503)
印 刷 北京市博诚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3.75
字 数 320 千字
版 次 1997 年 8 月第 1 版 199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0 册
书 号 ISBN 7-5442-0943-1/I·163
定 价 22.50 元
-

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第一章

爱玛·伍德郝斯，漂亮，聪明，富有，有一个舒舒服服的家和快乐的性情，看起来十全十美，无忧无虑地在世上生活了二十一年。

她是父亲最小的女儿，父亲对他的两个女儿异常宠爱。姐姐出嫁后，爱玛很早就是家里的主人了。母亲过世很早，她只模糊地记得她的抚爱，没有母亲的缺憾，早已被一位优秀的女家庭教师所弥补，而且在感情上，这位女教师也不比一个母亲差。

泰勒小姐和伍德郝斯先生一家已经生活了十六年，更像一个朋友，而不像一位教师。她很喜欢她们两姊妹，尤其是爱玛，她们相处得简直像亲姊妹。泰勒小姐性情温和，在名义上还是教师的时候，她强加管束她们，现在，连教师表面的威严都消失了，她们更是像朋友一样生活在一起，相亲相爱。爱玛喜欢干什么就干什么，尽管她也尊重泰勒小姐的意见，但主要还是按自己的意愿行事。

事实上，爱玛性格中的两个弱点已经开始危害她的生活：她为所欲为，又自视过高。不过，这种危害目前还看不到，所以这两个弱点还算不上不幸。

忧愁，时隐时现的忧愁，终于来了，不过，它却是伴随着一件喜事而来的。泰勒小姐出嫁了。泰勒小姐的离去第一次带来了忧愁，在这位好友举行婚礼的那一天，爱玛才怅然所失。婚礼完毕，

新娘一伙人走了，只剩下她和父亲一道吃饭，只有他们父女俩共度漫长的夜晚了。饭后，父亲照常安静入睡，她却独自坐着，默想自己究竟失去了什么。

这桩终身大事，对她的朋友来说，充满幸福的希望。魏斯顿先生品德优良，家境富裕，性情愉快，年龄也合适，而且一想到这桩婚姻是自己一手促成，她牺牲了自己的利益，以友情为重，她也感到心满意足。但对她来说，这终究是为人作嫁，自寻烦恼。她每天无时无刻不想念泰勒小姐。她回忆着泰勒小姐整整十六年的爱！从五岁起，她怎样教育她，怎样陪她玩耍。在她健康的时候，她怎样尽其所能地爱她，使她快乐，在她童年害各种病的时候，她又怎样看护她——这已经是一大笔难以偿还的债了。那最后七年特别是伊莎贝拉出嫁后，她们彼此平等相待、以诚相见，就更是宝贵深情的回忆。泰勒小姐是一个罕见的朋友和伙伴，天资聪颖，知识渊博，善于助人，温文尔雅，熟悉家政，热心家务，尤其是对她和她的每件乐事、每项计划都感兴趣，她对她无所不谈，而她又对她关怀备至。

她如何忍受这种变化呢？虽然她的朋友离他们只不过半英里路，但是，爱玛却觉得一个离他们只半英里远的魏斯顿夫人跟一个在自己家里的泰勒小姐是不能同日而语的。她虽然天生就有各种优越的条件，但现在，她在精神上感到孤独。她当然爱自己的父亲，但他却不适合作她的伙伴。不管是谈正经事还是开玩笑，他都不能满足她的需要。

他的体质和习惯，更加深了因为年龄上的差距而引起的隔膜，伍德郝斯先生结婚太迟了，他一生都是个病人，缺乏身心的活动，未老先衰。虽然他心肠好、性情温厚而为人所爱，但他只能算一个平庸的人。

出嫁的姐姐，住在伦敦，只隔十六英里，虽然她并没有疏远家人，但也不是天天都能来。在伊莎贝拉夫妇和他们的宝贝来过圣

诞节之前，为了那乐融融的一天，她得熬过十月、十一月许多漫长的黄昏。

海伯瑞是个人口众多的大村子，哈特菲尔德尽管有自己的草地、灌木林和地名，但实际上是属于海伯瑞，在海伯瑞没有能和它相比的地方。伍德郝斯家在那里是名门，大家都另眼看待他们。在那儿爱玛有许多熟人，因为她父亲对一般人都很客气。但是，他们当中连一个代替泰勒小姐的人都没有，哪怕半天。这是一种令人发愁的变化，爱玛也只有叹息和胡思乱想，一直到父亲睡醒，才又打起精神。他的精神需要支持，他是一个神经质的人，动不动就难过起来。他喜欢他熟识的人，不愿和他们分开，他恨任何变化。结婚作为变化的起因，总是让他不愉快。在不得不跟泰勒小姐分离的时候，对他自己大女儿的出嫁又表示了遗憾，尽管那是一桩美满的婚姻。他向来有点自私，所以他永远想不到别人的感觉可能跟他不同，他想当然地认为泰勒小姐不仅对他们，而且也对她自己，做了一桩蠢事。如果她在哈特菲尔德过一辈子，那会使她更加幸福。爱玛为了避免他的这种忧思，尽量愉快地、微笑着和他谈话。但当茶端上来的时候，要让他不重复他在吃晚饭的时候所说的那些话，可就办不到了。

“可怜的泰勒小姐！但愿她能回来。魏斯顿先生竟会想到她身上，真令人遗憾啊！”

“我不能同意你的看法，爸爸，真的。像魏斯顿先生这样一个和蔼、有趣、出类拔萃的人，他理所当然配娶一位好太太。况且，当泰勒小姐能有一个自己的家，你不会让她永远跟我们住在一起，忍受我的怪脾气吧？”

“自己的家！她自己的家好在哪儿呢？我们的家比它大三倍，而且你从来没有怪脾气啊，亲爱的。”

“我们会常去看他们，他们也会常来看我们呀！我们会常常见面的！我们必须先去，我们应该马上去道贺呀。”

“亲爱的，我怎么能走那么远呢？兰弟斯那么远，连一半我也走不了啊。”

“不，爸爸，没有人要你走路啊！我们坐马车去。”

“马车！詹姆斯可不愿意为这么一点路套车。何况当我们拜访的时候，可怜的马放在什么地方呢？”

“把它们放在魏斯顿先生的马厩里啊，爸爸。你知道这些问题我们已经解决了，昨天晚上我们跟魏斯顿先生彻底谈过了。至于詹姆斯，因为他的女儿在那儿当女仆，你可以相信，他一定喜欢到兰弟斯去的，我倒是怀疑他是否别的地方都不愿意去了。那还是你的功劳呢，爸爸，是你为汉娜搞到了那个好位置。你没有推荐汉娜之前，没人想到过她。詹姆斯多么感激你呀！”

“我很高兴我当时想到她。这事真巧，我不愿让可怜的詹姆斯有被人忽视的感觉，不管什么理由。我相信她会做一个很好的仆人。她是一个有礼貌、说话机灵的女孩子，我一直对她另眼相看。不管什么时候看到她，她总是彬彬有礼地向我问好。要是留她在这里做针线，我注意到她总是轻轻地转着门锁，从不把门弄响。我相信她会是一个很好的仆人。可怜的泰勒小姐，有一个过去常看见的人在跟前，那对她该是多么大的慰藉啊！每逢詹姆斯去看他女儿的时候，你知道她会听到我们的消息，他会把我们的情况告诉她。”

爱玛保持着这个比较快乐的想法，同时希望玩十五子游戏作消遣，让她父亲勉强度过这个夜晚，她自己暗自烦恼好了。棋桌刚放好，就有客人走了进来，他们没有必要再玩十五子游戏了。

奈特立先生大约三十七八岁，是个有见地的人。他不仅是伍德郝斯家亲密的老朋友，而且还跟他们是亲戚，他是伊莎贝拉丈夫的哥哥。他住的地方离海伯瑞大概有一英里，是一位常来访问受欢迎的客人。这次来访尤其受欢迎，因为他刚从伦敦他们共同的亲人那里来。他离开了几天，刚刚回来吃了一顿过时的晚饭，就步

行来哈特菲尔德，告诉他们住在伯伦斯威克广场的亲人们都很平安。那是一件快乐的事情，让伍德郝斯先生很是高兴了一阵。奈特立先生的愉快，对伍德郝斯先生颇有好处，而且有关“可怜的伊莎贝拉”和她孩子们的情况的一切问题，都得到了满意的答复。之后，伍德郝斯先生感激地说：

“你太好了，奈特立先生，这么晚还来看我们，你一定走了一段糟透了的路程。”

“一点也不，先生，一个美丽的有月光的黄昏，那么暖和。我离火远一点。”

“你不觉得今晚气候潮湿，路途泥泞？但愿你不会着凉。”

“泥泞？先生，你看我的鞋，一点泥都没有！”

“啊！真奇怪，我们这里下了一场大雨。正在吃早饭的时候，还下了半个钟头的倾盆大雨。当时我很希望他们能把婚礼延期。”

“噢，我还没有向你道喜呢。你们一定都很快乐，所以我也用不着急于来道贺了，我希望一切顺利。你们当时怎么样？谁哭得最凶？”

“可怜的泰勒小姐！那真是一件伤心的事。”

“伤心的恐怕是伍德郝斯先生和小姐吧？我不能说‘可怜的泰勒小姐’。我对你和爱玛都很敬重，但若谈到关于依赖或自立，那便是另外一回事了。无论如何，讨好一个人总比讨好两个人来得容易。”

“尤其是那两个人中有一个这么任性、讨厌！”爱玛开玩笑说，“你一定这样想，而且，要是我父亲不在这里，你也一定会那么说出来的。”

“我相信，亲爱的，”伍德郝斯先生叹了一口气说，“恐怕有时候我是很任性，使人讨厌的。”

“最亲爱的爸爸！你不要认为我说的是你，也不要以为奈特立先生说的是你，你的想法真可怕！噢，不！我说的是我自己！奈特

立先生爱挑我的错，你知道，那完全是开玩笑，我们彼此常常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

事实上，奈特立先生可以说是能够看得出爱玛·伍德郝斯弱点的几个人中的一个，常常当面指责她的弱点。虽然这对爱玛本人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冒犯，但她知道，对她父亲来说就大不一样了，因此，她绝不能让他疑心她在别人眼里并不是十全十美的。

“爱玛知道我一向不恭维她的，”奈特立先生说，“可我刚才并没有批评任何人的意思。泰勒小姐以往总围着两个人转，今后她只围着一个人转就行了，说不定还会有人围着她转呢。”

“好啦，”爱玛改变了话题，“如果你想听婚礼的情况，我很乐意告诉你。当时我们的举止都很得体，人人按时到场，大家喜气洋洋，一滴眼泪都没有，连一副发愁的面孔也看不到。噢，当时我们都觉得只隔半英里，相信每天都会见面。”

“亲爱的爱玛每件事情都处理得很好，”她父亲说，“但是，奈特立先生，走了可怜的泰勒小姐，她是真的很难过，我相信她将来对她的想念，一定会让她后悔她现在的好心肠。”

爱玛转过头去，弄得啼笑皆非。

“这样一个伙伴，爱玛不会不想念的，”奈特立先生说，“我们不应用这样的语调为她祝福，先生，假使我们想得开的话。爱玛知道结婚对泰勒小姐非常有益。她知道，像泰勒小姐那样年龄的人，住在自己的家里该有多惬意，舒适的生活对她有多重要，她一定不会觉得悲大于喜。泰勒小姐这样幸福地结了婚，每个朋友一定都很高兴。”

“你忘记了我的一件乐事呢，”爱玛说，“而且是一件了不起的乐事——这桩婚事是我亲自撮合的。你知道，我撮合这桩婚事，已经是四年以前的事了。当时许多人都说魏斯顿先生决不会再结婚了，现在这件事竟得以成真，这证明我是对的，无论如何都使我感到安慰。”

奈特立先生向她摇摇头。做父亲的不无得意地说：“啊！亲爱的，但愿你不要再撮合婚姻，也不要再预言什么事情了，因为你说的话全都应验。别再撮合婚姻了。”

“我答应你，爸爸，不替我自己撮合，但我一定要替别人撮合。这事真有趣！特别是在获得这样的成功之后，你知道！当时人人都说魏斯顿先生不再结婚了。噢，不再结婚！魏斯顿先生，做了这么久的鳏夫，看起来没有太太也很舒服，不是忙着在城里办事，就是和这里的朋友们一块儿玩。他到处受欢迎，总是神采奕奕。一年里，连一个黄昏都用不着独自度过，除非他自己愿意。噢，不！魏斯顿先生当然不用再婚，有些人甚至说，他已经在太太临死的时候许过愿了，又有些人说，他的孩子和舅父不让他再婚。对这个问题的各种无稽之谈，我一样都不信。大约四年前，泰勒小姐和我在百老汇巷碰见他那天起，我便对这件事下了决心。那天，他那么殷勤地跑到农夫米切尔家替我们借了两把伞，因为下起了蒙蒙细雨。从那一刻起，我便计划撮合这桩婚事。而且我在这件事情上有幸成功，亲爱的爸爸，你会想要我放弃继续撮合婚姻吗？”

“我不懂你的‘成功’是什么意思，”奈特立先生说，“成功必须先有努力。假如你以往四年努力促成这桩婚事，那你真是不虚度光阴了，倒是一件值得年轻女郎用心去做的事呢！但是，如果你所谓的撮合婚姻，意思只是说你计划过这件事：有一天你无所事事、自言自语地说，‘我想，那对泰勒小姐一定是一件好事，假如魏斯顿先生娶她做太太’，其后再唠叨上几遍，我猜你就是这样做的。那么，为什么你竟讲起了成功？你的功劳在什么地方呢？有什么可夸耀的吗？你只是幸而猜中罢了，顶多不过如此而已。”

“难道你不知道幸而猜中的快乐和得意吗？真可怜。我真没料到你这么不聪明。你要相信幸而猜中并不仅仅是幸运，这其中常常包含着天才的成分。至于说我所讲的、也是你所争论的‘成功’这个倒霉字眼，我还不知道我没有用它的权利。我已经干了两

件漂亮事，我想也许还有第三件呢，既不是‘一事不做’，也不是‘包办一切’。假如我不赞成魏斯顿先生常到这里来玩，不给他许多小小的鼓励，又调停了许多小纠纷，他们的婚姻很可能是竹篮打水。我想，你对哈特菲尔德了解得如此清楚，一定可以领会这一点。”

“像魏斯顿那样一个坦率真诚的人，像泰勒小姐那样一个理智不虚伪的女人，尽管让他们自己安排自己的生活。你的插手，可能对他们没有好处，肯定对你有害处。”

“爱玛是永远不考虑自己的，她只想替别人帮忙。”伍德郝斯先生反驳奈特立先生，其实他并不知道他们争论的实质。“但是，亲爱的，请你不要再撮合婚姻了，那完全是件蠢事，拆散了别人原来完整的家庭。”

“最后一次，爸爸。只为埃尔顿先生再来一次。可怜的埃尔顿先生！你很喜欢埃尔顿先生的，我一定要替他找一个太太。在海伯瑞没有谁配得上他，他在这儿住了整整一年了，把他的屋子布置得那么舒适。如果再让他独身下去，那简直是耻辱。今天，他在跟他们握手的时候，我认为，他的样子很想得到同样的帮助！我很尊重埃尔顿先生，而且我只能帮他这个忙。”

“埃尔顿先生当然是很帅，也是一个很好的年青人，我对他评价很高。但是，如果你要向他表示关切的话，亲爱的，那就等哪一天请他来跟我们一块吃饭吧。这是个更好的办法，我想奈特立先生肯定愿意来陪他。”

“愿意奉陪，先生，随便什么时候。”奈特立先生笑着说，“我完全同意你的办法，你可以请他吃饭。爱玛，给他最好的鸡和鱼，但要让他自己选择太太。你要相信，一个二十六七岁的人会照顾自己的。”



我答应你，爸爸，不替我自己撮合。

第二章

魏斯顿先生是海伯瑞本地人，生在一个体面的家庭，近两三代，它的名望和财产不断增长。他受过很好的教育，但因为早年就继承了一小笔独立财产，所以，他不愿再从事他弟兄们的平凡的职业。他参加了本郡当时组织的军队，这样，他的活泼的性格和爱交际的脾气完全得到了满足。

魏斯顿上尉颇有人缘。军队给了他机会，使他认识了约克郡的名门闺秀邱吉尔小姐，邱吉尔小姐也爱上了他。除了她的兄嫂，这事没有人觉得惊讶，因为她的兄嫂从没见过他，他们贵族气十足，而这样的结合是有损他们的尊贵感的。

但是，邱吉尔小姐是成年人，又有权利支配她的财产，尽管她的财产跟她富有的家庭比起来不足挂齿。谁也不能阻挡她和魏斯顿上尉结婚，而且他们终于结了婚。这使邱吉尔夫妇无比痛苦，他们跟她断绝了来往。这是一个不般配的婚姻，也没有带来很多幸福。魏斯顿夫人理应感到比别人幸福，她有一个热心肠、好性情的丈夫，他觉得应全力报答她的爱。可是她虽然有勇气，但可惜不能坚持到底。她有决心不顾哥哥的反对实现自己的愿望，但她对哥哥无理的生气仍觉得懊悔，对往日的豪华生活也不免有些留恋。他们现在精打细算地过日子，跟昂斯科的生活不可同日而语。她

一直爱着她的丈夫，但她却希望既是魏斯顿上尉的太太，又是昂斯科的邱吉尔小姐。

许多人，尤其是邱吉尔夫妇，曾经认为魏斯顿上尉的婚姻是前无古人的，而现在却证明他为这次婚姻大伤元气，因为他太太结婚三年后去世的时候，他比当初更穷了，而且还要养活一个孩子。然而不久，他就不用为孩子操心了。孩子母亲久病不愈，令人扼腕，理所当然地成为重修旧好的理由。邱吉尔夫妇自己没有孩子，也没有适合的亲属的孩子可以照顾，所以在妹妹死后不久，便提出想要收养小弗兰科。可以推想，这位做了鳏夫的父亲难免觉得犹豫和勉强，但他再三考虑之后，终于把孩子交给邱吉尔夫妇收养，继承他们的财产。现在，他只有自我安慰，尽力改善自己的处境。

他想彻底改变生活，离开军队，经商。他的弟兄已在伦敦打下基础，使他不至于白手起家，有家商店正好有一个适合他的职位。在海伯瑞他仍然有一所小房子，他把闲暇时间大半消磨在那里。以后的近二十来年，他一面干着正当的职业，一面享受社交的欢乐，过着愉快的生活。那时候，他已经有了足够的收入过上安乐的生活——在海伯瑞邻近购置一小块他期望已久的田地，娶一个像泰勒小姐那样没有嫁妆的女人，交一些朋友组成一个社交圈子。

泰勒小姐进入他的生活后，开始影响他的计划，但因为不是年青人那种和年青人不可违抗的恋爱，所以，泰勒小姐并没有动摇他买不到兰弟斯就不安家的决心，当然，买下兰弟斯也早在预期之中。他只是坚定地向这些目标迈进，直到实现为止。他已经有了财产，买到房子，娶了太太，开始过着很可能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快乐的新生活。他从来是一个快乐的人，即使在第一次的婚姻生活中也是如此。由于生性愉快，他从未愁眉不展过，他的第二次婚姻，就一定会使他知道一个有判断力的可爱的女人是如何令人愉快，同时告诉他一个明了的道理：选择比被选择好，被人感激比感激别人好。

在选择伴侣上，可以完全随他自己的高兴了。他的财产整个属于自己，因为弗兰科并不是只做了舅父的养子，而是双方言明，正式过继，长大要改姓邱吉尔的，所以他不需要他父亲的帮助，他父亲也用不着为他操心。这位舅母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女人，丈夫完全被她控制，但像魏斯顿先生那样性情的人，是不会设想这种反复无常会损害他的儿子，而且像他所相信的那样，他们是理所应当的亲人。在伦敦，他每年都去看他儿子，以他为荣，说他是一个优秀的年青人。这种充满父爱的评价，已经使海伯瑞感到了这位青年身上的荣耀，无形之中，他完全属于这个关心他的未来前程的地方。

弗兰科·邱吉尔先生深得海伯瑞人的夸赞，很多人极想见他一面，虽然对他的恭维从没得到回报，因为他从没来过海伯瑞。人们常常谈论他就要来拜访他的父亲，但却从没有成为事实。

现在，当他父亲结婚的时候，大家都认为他应该来了，表达他恰当的致意。不论是帕瑞夫人请贝丝夫人和贝丝小姐喝茶的时候，还是贝丝夫人和贝丝小姐回访的时候，对这个问题都没有不同的意见。现在是弗兰科·邱吉尔该来的时候了，而且在大家听说他致函祝贺继母之后，这种希望就更大了。有好几天，海伯瑞所有的午后正式拜访中总要提到魏斯顿夫人曾经收到的那封漂亮的信：“我想你已经听说那封漂亮的信了吧？弗兰科·邱吉尔写给魏斯顿夫人的？我听说那真是一封漂亮的信，伍德郝斯先生告诉我的。伍德郝斯先生看到那封信了，他说他从没看见过那样漂亮的信。”

的确，那是一封贵重的信。魏斯顿夫人自然要对写信的年轻人产生良好的印象了，这第一次令人愉快的致意，证明他很有头脑，这也是她的婚姻在获得形形色色的庆贺之后收到的最受欢迎的礼物。她觉得自己是一个最幸运的女人。她的人生经验告诉她，别人会同样认为她是何等幸运，唯一的遗憾，是跟那些朋友们不能整天在一起了。他们对她当然是一如既往，对与她的分离深

表遗憾。

她知道他们一定时常想念她，而且一想到爱玛由于走了她这个伙伴而失掉的快乐，忍受着哪怕片刻的无聊，她便从心底里感到难过。但亲爱的爱玛不是个意志薄弱的人，她比许多女孩子更能适应环境，而且她有头脑，有精力，这些优点可以使她顺顺当地克服这些小小的困难和痛苦。此外，可以慰藉的是，兰弟斯离哈特菲尔德很近，就是单身女子走起来也很方便，加上魏斯顿先生的性情，没有什么妨碍她们在即将来临的季节里，每周一块消遣半个黄昏。

目前的境况，谈起来除了些许惋惜之情外，完全是魏斯顿夫人感激不尽的话题，她很满足，简直是心满意足，而且得意——谁都能看到她在享受愉快的生活。爱玛虽然很了解父亲，但当他们在兰弟斯他们舒适的家中向魏斯顿夫人告别，或是晚上在哈特菲尔德自送有丈夫陪伴着的魏斯顿夫人坐上自备马车的时候，一听到父亲还在说“可怜的泰勒小姐”，她难免会吃惊。魏斯顿夫人的离开，没有一次不让伍德郝斯先生发出一声轻微叹息：

“可怜的泰勒小姐！她一定十分愿意留下来的。”

既然魏斯顿夫人不能再度成为泰勒小姐，就只能替她惋惜了。但是过了几个礼拜，伍德郝斯先生变得好多了。邻居们全都表示过祝贺，人们不再拿这桩婚姻折磨他了。曾经使他感到头痛的喜饼，现在也都吃光了。他的胃忍受不了任何油腻的东西，他也不相信别人和他有什么两样。什么东西对他不好，他便认为它对任何人都不合适，所以，他曾经热心地劝告别人不要吃喜饼。关于这个问题，他还煞费苦心地同药剂师帕瑞先生探讨过一番。帕瑞先生是个聪明、有绅士风度的人，他的定期拜访是伍德郝斯先生在生活中一个慰藉。在请教问题的伍德郝斯先生面前，虽然有点违心，帕瑞先生也只好承认，除非吃得有节制，否则喜饼对大多数人都不合适。伍德郝斯先生认为他证实了自己的看法，希望他的观点能

影响每一个来拜访新婚夫妇的人,但喜饼依然是吃了。一直到饼子吃完,他那敏感的神经才安宁下来。

在海伯瑞有一个谣言,说是看见每个小孩手里都拿着一块魏斯顿夫人的喜饼,但伍德郝斯先生可不相信这件事。